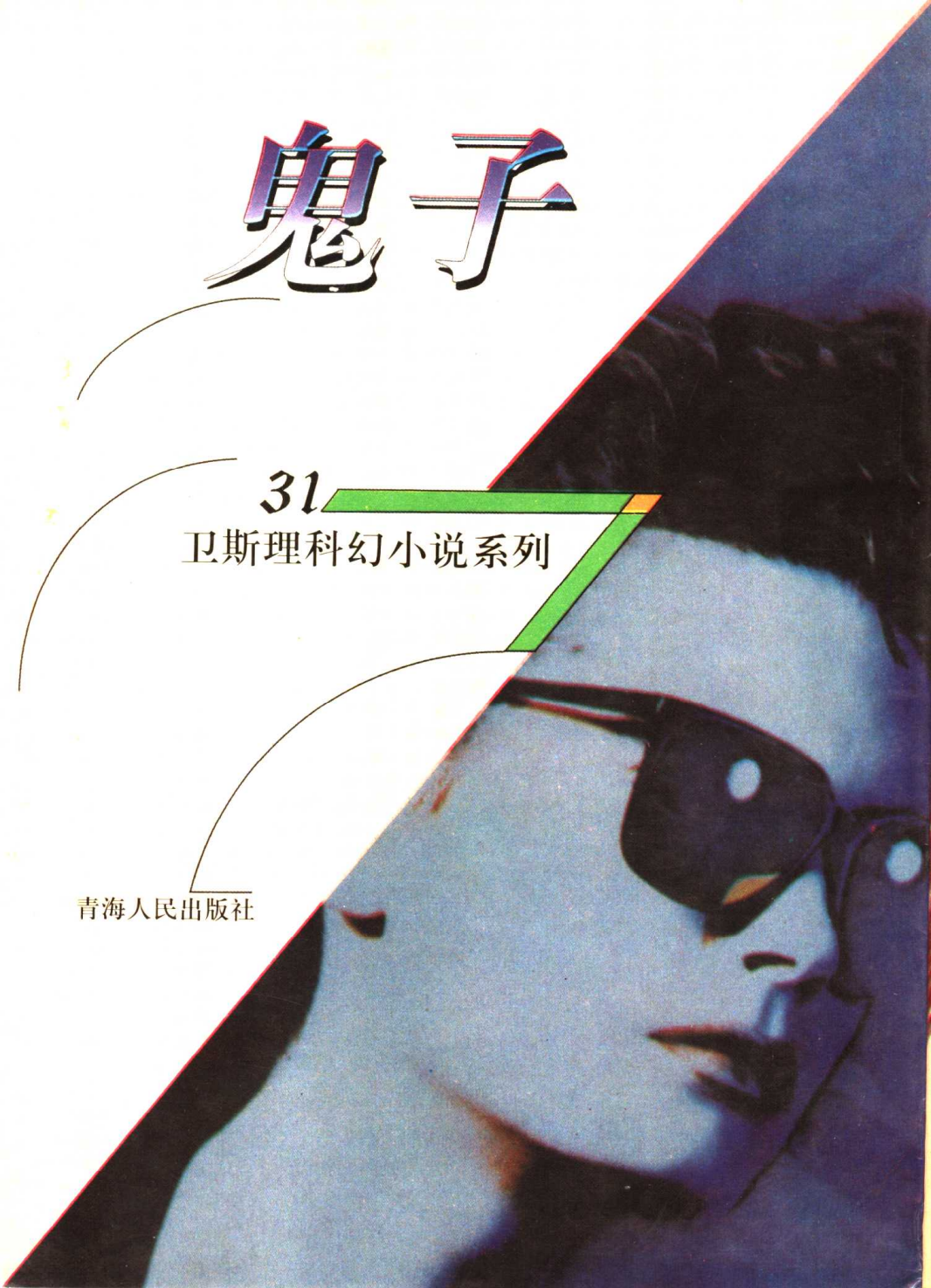


# 鬼子

31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# 电子

31

《中国物理百科全书·物理学卷》

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



# 鬼子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31

青岛人民出版社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③①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

版次：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 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715.40元(全73册) 每册9.80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## 序 言

《鬼子》这个故事，背景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举世震惊的“南京大屠杀”上。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，究竟杀了多少中国人，正确数字无法知道，估计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人，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事件，搜集了不少资料，但都没有用上，因为根本写不下去，太血腥、太残暴、太丑恶了。

屠杀事件由日本皇军一手造成，写《鬼子》这个故事时，还绝未发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，掩饰日本侵略军血腥罪行事件，小说结束时，已断定日本鬼子决计不会悔改，果然言中，对于小说写作人来说，自然对自己的眼光感到满意，“鬼子”也始终是幻想小说——幻想日本鬼子会对犯下的滔天大罪，表示痛悔！

《环》这个故事，是卫斯理故事中谴责人性相当强烈的一个。设想了一个已把人性丑恶部分完全摒弃了的环境，但结果，仍然不免是悲剧。

人，实在是一种很可悲的生物。

卫斯理  
一九九〇年

# 鬼子



## 第一部：日本游客态度怪异

“鬼子”这个篇名，很有点吸引力，一看到这两个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“鬼的儿子”，那自然是一个恐怖神秘故事。

然而，我必须说明，我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故事。但是在这里，“鬼子”却并不是“鬼的儿子”，只是日本鬼子。

中国历来受外国侵略，对于侵略者，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。俄国人是“老毛子”，助纣为虐的朝鲜人是“高丽棒子”，台湾人叫荷兰人为“红毛鬼”，而祸害中国最烈、杀戮中国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，则被称为“日本鬼子”。

中日战争过去了二十多年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应该世代代记着日本鬼子犯下的血腥罪行。也有人认为应该忘记这一切，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完全以一种新的关系来看待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。

我写小说，无意讨论，而这篇小说的题目，叫“鬼子”，很简单，因为整个故事和日本鬼子有关。

天气很热，在大酒店顶楼喝咖啡的时候不觉得，可是一到了走廊中，就感到有点热，我脱下西装上装，进入电梯。

电梯在十五楼停了一停，进来了七八个人，看来是日本游客，有男有女。

电梯到了，我和这一群日本游客，一起走出了电梯，穿过了酒店的大堂，在大门口，我看到了有一辆旅游巴士停着，巴士上已有着不少人，也全是日本游客。

和我同电梯出来的那七八个日本游客，急急向外走着，



我让他们先走，随后也出了玻璃门。一出门，炎热像烈火一样，四面八方围了过来，真叫人透不过气，而且阳光又是那么猛烈，是以在刹那之间，我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刹间，我听到了一个惊叫声，在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际，就突然有一个人，向我撞了过来。

那人几乎撞在我的身上了，我陡地一闪，那人继续向前冲，势子十分猛，以致挂在他身上的一具照相机，直甩了起来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向我撞来的那个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在发出了一下惊呼之后，动作显得如此之惊惶。

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一个人如果行动如此惊惶，那么他一定是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，就在那刹间，我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。

我一伸手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，那人无法再向前冲出去，我用力一拉，将他拉了回来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楚，那人是一个日本游客，约莫五十以上年纪，样子看来很斯文，但这时候，他的脸色，却是一片土黄色。

小说中常有一个人在受到了惊吓之后，“脸都黄了”之句，这个日本人那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而且，他那种惊悸欲绝的神情，也极少见。

当我将他拉了回来之后，他甚至站立不稳，而需要我将他扶住。

这一切，全只不过是十几秒内所发生的事，是以当我

扶住了那日本人，抬头向前看时，所有的人，还未曾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

那辆旅游车仍然停在酒店门口，本来在车上的人，都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外张望着，许多和我同电梯下来的日本游客，都在车前，准备上车。

在车门前，还站着一个十分明艳的女郎，穿着很好看的制服，看来像是旅行社派出来，引导游客参观城市风光的职员。

眼前的情形，一点也没有异常，但是我却知道，一定曾有什么极不寻常的事发生过，因为我扶着的那日本人，身子还在剧烈地发着抖！

我立时用日语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位先生怎么了？”

直到我出声，才有两个中年人走了过来，他们也是日本游客，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齐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日本人的称呼，尊卑分得十分清楚，一丝不苟，那两个日本人的称呼至少使我知道，被我扶住了在发抖的那个日本游客，铃木先生，是一个有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

那位铃木先生慢慢转过身来，他脸上的神情，仍然是那样惊悸，我看到他在转过身之后，只向那位旅行社的女职员望了一眼，又立时转回身。

这时，更多日本游客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有两个日本人甚至争着推开我，去扶铃木，他们纷纷向铃木发出关切的问题，七嘴八舌，而且，个个的脸上，都硬挤出一种十分关心的

神情来。

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走了开去。

我在经过那女职员的身边之际，我顺口问了一句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那位明艳照人的小姐向我笑了笑：“谁知道，日本人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”

我半带开玩笑地道：“他好像看到了你感到害怕？”

那位小姐很有幽默感，她道：“是么，或许是我长得老丑了，像夜叉。”

我和她都笑了起来，这时，我看到两个人，扶着铃木，回到了酒店去。在走进了酒店的玻璃门之后，铃木又回过头，向外望了一眼。

他望的仍然是那位导游小姐，而且，和上次一样，仍然是在一望之后，就像是见到了鬼怪一样，马上又转过头去，这种情形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已是第二次了，我的心中，不禁起了极度的疑惑。

刚才，我和那位小姐那样说，还是一半带着玩笑性质的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却很认真，我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真是看到了你，感到害怕。”

那位小姐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，我却不肯就此甘休，我道：“这个日本人叫铃木，你以前曾经见过他？”

那位小姐摇头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又过了一会，扶着铃木进去的那两个人出来，一个道：“铃木先生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，不能随我们出发，让他自个儿休息一下！”

那位小姐也不再理会我，只是照雇着游客上了车，还好，当她也登上车子的时候，她总算记得，向我挥了挥手。我仍然站在酒店门口，在烈日下，回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我大约想了两三分钟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，这一件事，可以说和我一点也不相干，要我在这里晒着太阳，想来想去，也不知为什么？

我耸了耸肩，向前走了出去，可是，当我到了对面马路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了巍峨的酒店之后，我却改变了主意。我感到，这件事，可能不那么简单，那位铃木先生，显然是对那位导游小姐感到极度的害怕！

那是为什么！那位小姐，从来也未曾见过铃木先生——这一点，我可以肯定，因为那位小姐的态度，一直那么轻松。

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，有的朋友指出，已然到了畸形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是一个好管闲事到了令人讨厌程度的人！

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却无法改变，就像是嗜酒的人看到了美酒就喉咙发痒一样，我无法在有疑点的事情面前控制我自己。于是，我又越过马路，走进了酒店。

我来到了登记住客的柜台前：“有一批日本游客，住在这里，我需要见其中的一位铃木先生，请问他住在几号房间？”

柜台内的职员，爱理不理地望着我，就像是完全未曾听到我的话一样。

我也不去怪他，只是取出了一张钞票来，折成很小，压在手掌下，在柜台上推了过去。

为了与我不相干的事，我甚至愿意倒贴钞票，可知我的好奇心之重，确然有点病态了！

我又道：“我是一家洋行的代表，有重要的业务，要和铃木先生谈谈。”

那职员的态度立时变了，他道：“让我查一查！”

他翻着登记簿，然后，将登记簿向我推来，在推过登记簿的同时，他取过了那张钞票。我看到了铃木的登记：铃木正直。他住的是一六〇六室。

那职员还特地道：“这一批游客，人人住的都是双人房，只有他一人住的是套房，他是大人物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可以说是。”

我之所以如此回答，是因为我也不敢肯定。

因为，就一般的情形来说，重要地位的人，很少会跟着团体出去旅行的，他们不在乎钱，自然会作私人的旅行，而不会让旅行团拖来拖去。

可是，铃木正直和别的团员，显然又有着身份上的不同，至少他独自住一间套房。

我离开了柜台，走进了电话间，拨了这间酒店的电话：“请接一六〇六室，铃木先生。”

在那时候，我只是准备去见一见这位铃木先生，至于我将如何请求和他见面，我还未曾想清楚。

电话铃响了没有多久，就有人来接听，也就在那一刹间，我有了主意，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？”

铃木的声音，听来充满了恐惧和惊惶，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，他道：“谁，什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酒店的职员，听说你感到不舒服，要我们代你请医生吗？”

铃木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不必了，我没有什么！”

我又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有一位小姐要见你，是不是接见她？”

铃木发出了一下怪声，好一会没有出声，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他才道：“一位小姐——什么人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就是你一见到她，就大失常态，感到害怕的那位。”

那便是我在电话拨通之后，想出来的主意。虽然我和那位导游小姐谈过话，她说根本不认得铃木，可是铃木分明是见到了那位小姐就害怕，是以我特地在电话中如此说，想听听他的反应。

我预料到铃木必然会有反应的，可是我却未曾料到，铃木的反应，竟会来得如此之强烈。

我在电话中，突然听到了一下惊呼声，紧接着，便是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显然是电话听筒，已被抛了开来，接着，又是一下重物坠地的声响。

从那一下重物坠地声听来，好像是这位铃木先生，已经跌倒在地了。

我又听到，一阵浓重的喘息声，自电话中传出来，同时听到铃木以日语在高叫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

他的那种叫声，真是令人毛发直竖！

我也不禁陡地呆住了，我感到这个多管闲事的电话，可能会引致一项十分严重的意外，我连忙放下了电话，上了电梯。

在十六楼，我找到了侍应生，道：“一六〇六室的铃木先生，可能有意外，你快打开门看看。”

侍应生奇怪地望定了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大声喝道：“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快去开门！”

侍应生很不愿意地到了一六〇六室的门口，他先敲着门，叫道：“铃木先生！”

他才叫了一声，突然听得房内，发出了一声怒吼道：“滚开，别来打扰我！”

那正是铃木的声音，我认得出来。

侍应生立时转过身来，向我怒瞪了一眼，我也被铃木的那一下怒喝声，吓了一跳，侍应生显然已不准备再敲门了，我走向前，刚准备再去敲门时，门内传来了“砰”地一声，像是有人重重地撞在门上，接着，铃木又叫道：“滚，滚，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！”

铃木的声音，就在门后传来，可知刚才可是他撞到了房门。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门内静了片刻，才听得铃木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我实在十分难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能再冒充是酒店的职员，因为酒店的侍应生，就在我的身边。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姓名说出来，因为“卫斯理”三个字，对于一个远在日本来的人，毫无意义。

但是，我还是立时有了答案，我道：“我是旅行社的代

表,铃木先生,你不能参加集体的游览,我想为你安排一下个人的行程。”

我这样说的原因,一方面是名正言顺,可以防止侍应生起疑,另一方面,我想铃木看到了那位导游小姐,神态如此怪异,那么,他或许想会晤一下旅行社中的人,打探一下那位导游小姐的来历。

我不知道我料想的两点,哪一点起了作用,而在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,过了不多久,门便打了开来,铃木就站在门后。

一看到了铃木,我又吃了一惊,他的神色十分骇人,面色惨白,眼睛睁得老大,而且眼中,布满了红丝,脸上笼罩着一股极其骇人的杀气。他虽然已有五十出头年纪,可是身体仍然很精壮,当门而站,似乎像一头想朝我扑过来的饿狼。

我呆了一呆之后说:“可以进来么?”

铃木伸出头来,在走廊中看了一眼,走廊中并没有什么人,他的神情也好像安定了些,他向那侍应生道:“刚才是你打电话给我?”

那侍应生道:“没有,先生:”

铃木又呆了一呆,才向我点了点头,示意我可以进去;我走进房,他就将门关上。

我本来以为他可能认识我,因为在酒店的大门口,我曾被他撞中,并且扶了他好几分钟,然而,他竟像是根本未曾见过我,由此可知,在酒店门口时,他极度慌乱,根本不知道扶住他的是什么人!



铃木的神态已经镇定了很多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始终觉得他站立的姿势很怪异，看来使人很不习惯。但是我不久，就知道他一定是军人出身，那种笔挺站立的姿势，除非是一个久经训练的军人，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我先开口：“铃木先生，希望你很快就能恢复健康，游览本市。”

铃木掩饰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可能是……是天气太热了！”

我顺着他的口气：“是啊，这几天，天气真热，请问，你对导游小姐方面，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是故意那样说的，目的仍然是要看铃木的反应，铃木的身子，陡地一震，他呼喝似地道：“你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已经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试出了铃木对那位导游小姐的异常反应，而且，他连对“导游小姐”这个名词的反应，也是不寻常的。

我假装不知道，只是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个人进行游览，我们可以特别为你派出一个职员。”

铃木坐了下来，又示意我坐下，我以手托着头，像是在深思着什么，在这一段时间中，我也不出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今天，就是刚才他们集体去游览时，那位……导游的小姐，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铃木终于向我问起那位小姐来了，可是，他的问题，可以说是十分怪异的，因为他不问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，而只是问她是什么地方人？